

小学集解

一
函
四
册
函

小學集解卷之五

儀封張伯行孝先輯註

李蘭汀倩甫校訂

外篇

懿音意

傳去聲

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

懿德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

必有則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歷傳記

接見聞述嘉言紀善行爲小學外篇

詩大雅烝

民之篇烝衆也則法也秉執也彝常也懿美也有物必有則如有耳目則有聰明之

德有父子則有慈孝之好。此是民所秉執之常性也。故人之有情無不好。此懿德者。孔子讀而贊之以爲知道也。朱子因此以爲外篇嘉言善行之綱領。蓋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之五倫與夫心術威儀衣服飲食皆物也。皆有當然之理。所謂則也。即人所秉執之道。性也。存此於心。謂之德。行之於事。謂之業。無不具。故懿德之好。亦無不隆。而民彝事物則以無不具。故懿德之好。亦無不隆。而民彝事物一以千四五百年。亦有賢人君子。聖賢懿德之好。所代言所行。合於虞夏商周之聖賢。懿德之好。前代之傳記。承接近代之見聞。凡言之本。於民彝事物則者。嘉言也。則則紀之。所以合內。於民彝事物則者。嘉言也。則則紀之。所以合內。篇而爲小學之全書也。學而讀內篇而遠。師虞夏商周之聖賢。讀外篇而近師漢唐。宋之君子盛德大業。於是乎在矣。奚可以

爲童穉之習而忽之哉

嘉言第五

凡九十章廣立教一十四廣明倫四十廣敬身三十六

橫渠張先生曰。教小兒。先要安詳恭敬。今世學不講。男女從幼便驕恣壞了。到長益凶狠。只爲未嘗爲子弟之事。則於其親已有物我。

只爲之爲去聲已音以

不肯屈下。病根常在。又隨所居而長。至死只依舊。爲子弟則不能安灑。埽應對。接朋友則不能下朋友。有官長則不能下官長。爲宰相則不能下天下之賢。甚則至於徇私意。義理

下去聲徇私閭切

都喪也。只爲病根不去。隨所居所接而長。先

名載。字子厚。其先大梁人。後居鳳翔郿縣橫

渠鎮。故稱橫渠先生。安謂安靜而不輕躁。詩

謂詳審而不粗率。恭則端莊之形。於外敬則

畏懼之存。於中四者皆忠信之本也。教小兒

必先如此。則可以收其放心。養其德性。安得

有驕情之根乎。有物我之分。彼此也。病根卽

驕情之根也。安謂安意爲之下。謂屈己下之。

後世小學旣廢。父母愛踰於禮。恣之驕情。莫

爲禁止。病根旣立。隨寓隨長。卒至盡失其良

心。徇私意而滅天理。教子弟者。可不慎之於

乎。

楊文公家訓曰。童穉之學。不止記誦。養其良

知良能。當以先入之言爲主。日記故事。不拘

今古必先以孝悌忠信禮義廉恥等事如黃
香扇枕陸績懷橘叔敖陰德子路負米之類
只如俗說便曉此道理久久成熟德性若白
然矣其公名億字大年宋浦城人言人當幼時
專以記誦為課程而不知養其良知良能失
養蒙之旨矣漢黃香字文強江夏人九歲失
母哀毀骨立事父極力致養夏扇枕冬以身
溫被東漢陸績字公紀年六歲袁術出橘待
之績懷二枚去拜辭墜地術曰陸郎作賓客
而懷橘乎績跪曰欲以遺老母楚孫叔敖兒
時見兩頭蛇殺而埋之歸而泣其母問故敖
曰聞見兩頭蛇必死今見之故耳母問蛇安
在曰恐後人見殺而埋之母曰夫有陰德者

天報以福汝無憂也及長爲令尹子路見孔子曰負重涉遠不擇地而休家貧親老不擇祿而仕向嘗爲親負米百里之外今親沒而積祿萬鍾雖欲爲親負米不可得也孔子曰由也可謂生事盡力死事盡思者矣

明道程先生曰憂子弟之輕俊者只教以經

學念書不得令作文字子弟凡百玩好皆奪

志至於書札於儒者事最近然一向好著亦

自喪志先生名顯字伯淳宋河南人輕俊輕

姊故可憂經學六經之學也經學可以開其

才識念書可以收其放心至於文字易長浮

華之習故不可令作也凡子弟志輕才俊者憚

類書札習字不作簡也

喪去聲

同
好去聲下
著直略切

樂五教切

於檢束而樂於馳騁。習經念書。則心平氣定。
使作文字。則得以用其才。而長其輕俊矣。若
專工一藝。豈特徒費時日。妨於學問。而志局
於此。已失其操存之本矣。今之教子弟者。與
此正相反。自入塾。從師。專習時文。以爲弋取
功名之具。而輕浮俊秀者。又兼習字畫鑒賞。
古玩件件皆有。成難矣。事

伊川程先生曰。教人未見意趣。必不樂學。且
教之歌舞。如古詩三百篇。皆古人作之。如關
雎之類。正家之始。故用之。鄉人用之。邦國日
使人聞之。此等詩。其言簡奧。今人未易曉。別
欲作詩。略言教童子灑埽應對事長之節。令

朝夕歌之似當有助伊川地名先生名頤字正叔明道先生弟也言

教人爲學未能識得其中意味旨趣必不喜

好當教之歌詠以養其性情舞蹈以養其血

脈又慮古詩三百篇詞簡而意奧初學不能

通曉別欲作詩以教童子其開導初學之意

切矣思於養正類編中輯古人詩

歌入之於童蒙之內冀有小補云

陳忠肅公曰幼學之士先要分別人品之上

下何者是聖賢所爲之事何者是下愚所爲

背音佩

別必列切

之事向善背惡去彼取此此幼學所當先也

顏子孟子亞聖也學之雖未至亦可爲賢人

今學者若能知此則顏孟之事我亦可學言

靈音育

語去聲

溫而氣和。則顏子之不遷。漸可學矣。過而能悔。又不憚改。則顏子之不貳。漸可學矣。知埋鬻之戲。不如俎豆。念慈母之愛。至於三遷。自幼至老。不厭不改。終始一意。則我之不動心。亦可如孟子矣。若夫立志不高。則其學皆常人之事。語及顏孟。則不敢當也。其心必曰。我爲孩童。豈敢學顏孟哉。此人不可以語上矣。先生長者。見其卑下。豈肯與之語哉。先生長者不肯與之語。則其所與語。皆下等人也。言

不忠信。下等人也。行不篤敬。下等人也。過而不知悔。下等人也。悔而不知改。下等人也。聞下等之語。爲下等之事。譬如坐於房舍之中。四面皆牆壁也。雖欲開明。不可得矣。字公名瑾

號了翁。忠肅諡也。宋延平沙縣人。言幼學之土。見識未定。先要教之。分別人品。有上下之等。上品爲聖賢。當向當取者也。下品爲下愚。當背當去者也。知顏孟爲上品之人。則當立志要學。顏孟孳孳汲汲。惟恐弗及。此人即可

以語上矣。若言僞而行之。薄恥過而遂非。所聞

所見無一不歸於下。愚之習耳。雖欲開明。何

昏蔽一物無所見。一步不可行。

可得哉。大抵子弟以辨志爲本。

而教之。辨志又全在乎父兄也。

俠音協

樂音洛下
同

敕音勅

馬援兄子嚴、敦，並喜譏議，而通輕俠客。援在交趾，還書誡之曰：「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也。好議論，人長短，妄是非，正法，此吾所大惡也。寧死不願聞子孫有此行也。龍伯高敦厚周慎，口無擇言，謙約節儉，廉公有威。吾愛之重之，願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俠好義，憂人之憂，樂人之樂，清濁無所失。父喪致客，數郡畢至。吾愛之重之，不願汝曹效也。效伯高不得，猶爲謹敕。」

小學集角 卷三

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尙類鶩者也。效季良不

得。陷爲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

者也。馬援字文淵。漢扶風茂陵人。爲伏波將

先通輕俠客。謂交通輕薄游俠之客。正法謂

則犯憲章。故可惡也。伯高名述。京兆人。仕太

守。季良名保。亦京兆人。仕司馬。援同。時人也。

願其效伯高。不願其效季良。者蓋伯高所爲。鵠

乃君子之常道。季良所爲。則輕俠之士也。鵠

驚皆鳥而略相。似虎狗皆獸而絕不同。夫子

弟苟能立志。向上一以聖賢自勉。勵此固爲賢

爲寡過之。寧若陷於輕薄。一途大則亡身敗

家小亦取侮。召辱。畫虎之譏。其能免乎。馬援

戒子。所以致其諄諄。而凡爲子弟者。皆當以

此自警
省也

漢昭烈將終敕後主曰勿以惡小而爲之勿

以善小而不爲昭烈後漢帝諡也姓劉名備

書曰爾惟德罔善之萬邦惟慶爾惟德罔大

墜厥宗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

家必有餘殃昭烈之言與此相合夫人之自

恕而不能去惡者曰一事一念之惡此小惡

耳何足去不知小惡積而成大惡亡國喪家

端必由此所謂涓涓不絕將成江河荏苒不

斷將尋斧柯者也人之自怠而不肯爲善者

日一事一念之善此小善耳何足爲不知小

善積而成大善德崇業廣端必由此所謂千

里之遠始於跬步九似之高累於一簣者也

小惡必去則大惡無所容矣小善必爲則大

善有所基矣教子弟者可不知謹小慎微之

嘉言

行去聲

音音滔
躁音皂

復扶又切

義哉

諸葛武侯戒子書曰。君子之行。靜以修身。儉
以養德。非澹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
夫學須靜也。才須學也。非學無以廣才。非靜
無以成學。慆慢則不能研精。險躁則不能理
性。年與時馳。意與歲去。遂成枯落。悲歎窮廬。
將復何及也。武侯名亮字孔明。後漢瑯琊人。子名瞻字思遠。靜則心不逐於物。故可以修身。儉則心不汨於欲。故可以養德。澹泊即儉也。非澹泊則志慕紛華。爲欲所蔽。不能清明。寧靜即靜也。非寧靜則心常妄動。枯於近小而何知遠大。故澹泊寧靜四字。

乃爲學之大本領也。而統之一靜字。學從靜
得才從學生有體。然後有用也。非學無以充
廣其才。非靜無以成。就其學。蓋反言。以決之。
惛慢則心放肆。故不能研究。義理之精微險
躁則心傾邪。故不能理治。在己之道。意與川
之。年如駒過隙。不能復追。學道之意。與川
流偕逝。不可復挽。白首無成。遂作逢秋之木
枯槁。搖落抱悲歎。於窮廬之中。不己晚乎。所
謂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也。學者讀此。當
知武侯躬耕南陽。抱膝長嘯。是其靜以成學。
也。也。後來宰割山河。三分天下。是其學以廣才。
也。素裕於草廬之中。豈待其出而嘗試爲之。以
僥倖成功者哉。自古聖賢豪傑。皆從少年時
規模已定。學者豈可廢日玩時。不自激昂奮
發。向靜中研精理性。以成其學。而廣其才乎。

柳玳瑁嘗著書戒其子弟曰。夫壞名災已辱先

儻母總切

頤音怡

樂去聲

漬音恣頗

音坡

廝音斯

槃魚列切

耽丁含切

翹邱六切

喪家其失尤大者五。宜深誌之。其一。自求安
逸。靡甘澹泊。苟利於己。不恤人言。其二。不知
儒術。不悅古道。懵前經而不恥。論當世而解
頤。身既寡知。惡人有學。其三。勝己者厭之。佞
己者悅之。唯樂戲談。莫思古道。聞人之善。嫉
之。聞人之惡。揚之。浸漬頗僻。銷刻德義。簪紳
徒在。廝養何殊。其四。崇好慢遊。耽嗜翹槃。以
銜杯爲高致。以勤事爲俗流。習之易荒。覺已
難悔。其五。急於名宦。匿近權要。一資半級。雖